

偵察的故事

刘 德 怀 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两个短篇小說：

“偵察的故事”細致地描写解放战争中我軍一个青年騎兵勇敢、机智地深入国民党匪軍陣地，偵察匪情的惊險故事。“辛成木大爷”歌頌一位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的无限忠誠于革命事业的高貴品質，和他的正直善良的性格。

作品的故事生动引人，富有生活气息，文字通俗，適合工农和青年閱讀。

偵 察 的 故 事

刘 德 怀 等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 1 $\frac{1}{2}$ 印張 • 43,000字

一九五八年三月第 一 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94册

統一书号：10088·145

定 价：一角五分

偵察的故事

刘德怀

在連队里，同志們管我叫机灵鬼，这倒沒一絲儿恶意，还有点贊許的意思。我是在蒙古草原上长大的，从一九四七年随騎兵师离开我的故乡，不到一年時間，已經可以說流利的东北話了。班里在全营全团发表什么意見，总是推我作代表，他們說我脑筋轉得快，口才俐落，我也不是那号怕前顧后畏畏縮縮的人，只要能办到，我就要去干。

由于这个外号，我获得了去执行一次較艰巨的光荣任务的机会。

那还是辽沈战役以前的事。我們接連打了几个大胜仗，給敌人吃了苦头，他們便調动增援部队，把兵力集中起来，封鎖得很严，又是扒铁道，又是筑工事，不知在搞什么鬼名堂，上級要我們偵察这些情况。

这天，我和同志們去帮助老乡收割庄稼，剛回来，連长就把这件任务交付給了我。他說：“团里的偵察員都出去了，我們研究，認為你能随机应变，决定讓你去。”我虽然不是偵察員，可是我高兴得差点把心蹦出肚来，我庆幸自己能去执行这个任务；連长囑咐了又囑咐，从他严肃的表情上，我明了他替我担心，我知道这个任务和正在酝酿的大战有关，和解放沈阳有关，和今后解放整个东北有关，是个重要任务。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象是要把他的全身力量交付給我

一样，臉上显出坚毅、和藹、信托的神色，好象是詢問、觀察我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不能肩負这沉重的担子。

我說：“連长放心，我死也要完成任务！”

他听了很不滿意，严肃地說：“要活着回来，死了还怎么能完成任务？这不是冲锋陷陣！”

我換了便衣，装束停当，連长拿来件藍布夹袄說：“把这也穿上，秋天夜里冷。”我抖开一看，不禁笑起来，原来是件有大襟的女人衣服。連长笑着說：“穿上吧！穿上不挨冻！”

連长讓洪振山掩护我过辽河，他是个年輕結实的小伙子，他对这一带的情况熟悉。当下他把枪藏好，我們都拿着镰刀装扮成扛活收割庄稼的农民。

正是秋庄稼成熟的时候，野外的高粱，象一堵墙擋在眼前，辨不清那里有路，只能看見树梢和天上飞的鳥儿。云彩象快要盖到地面了，悶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我們一路上尽在高粱地里鑽着走。风把高粱叶子吹得颼颼响，我却感不到凉意，臉上直淌汗。我想起老战士們談到在青紗帳里和日本鬼子艰苦作战的故事，这确实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一口气走出三四十里地，繞过了敌人的許多卡子，来到了辽河旁边。河水蕩蕩漾漾，滾滾直流，远处有老百姓运送庄稼搭的便桥，看不見有敌人的卡子，只見远处有許多游手好閑的人，不知是干什么的。河两岸是沙滩地带，估計河里是沙底子，騎兵过时挺方便。順着河岸察看了半天，我拣起石子扔进河中探了探深淺，正准备从桥上过河去，忽听有人喝道：“站住！”只見有个人坐在河边，干癟的臉上象抹了一层灰似的难看。他，細长个子，穿着便服，不怀好意地翻动贼眼說：“来！过来坐下聊聊！”洪振山低声說：“便衣探

子。”

我們走过去，灰臉讓我們坐下，我心里說：坐就坐，看你能怎地！灰臉問：“你們是那裡的？”我答：“張家店。”

“張家店住的八路軍，你們怎么过来的？”“我們出来扛活，已經半个多月沒回去了。”灰臉突然轉过头問洪振山：“你叫什么名字？”洪振山坐在地下，枪从肚臍处頂出来，他害怕露出痕迹，忙用手擦，一时心慌得答不上来了。我忙說：

“他叫常柱子！”“不准你多嘴！”灰臉大声喝着跳起来，用手枪对准我說：“跟我走！”原来剛才他的手枪就在腿窝里夹着的，我和洪振山相互看了一眼，都想瞅机会干掉他！

多倒霉，偵察的事八字還沒有一撇，就遇上这家伙，我心里嘀咕：凭我們两个足能对付了他，要干就得趁早干，一过河敌人就多了。过河的时候，洪振山給我使了个眼色，我弯下腰假装挽裤腿准备渡河故意延迟不走。那家伙扭过头来喝道：“快走！”就在这时候枪响了，洪振山把那家伙干掉了。过不成河了，洪振山說：“快跑！”我跟着他往回剛跑了几步，身后便开了枪，回头一看，哈！好家伙，后面許多便衣追上来，这时我們才明白，剛才在路上碰見那許多游手好閑的人，敢情都是国民党的兵啊！

我們拼命地跑，脚底下是沙窩子，一脚一个窩，跑一步退半步，两脚象陷进泥潭里，剛拔出这脚，又陷进那脚，两腿老觉得象有人拖住一样，两脚左右被子彈打得冒土花。跑啊，拼命地跑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胸脯脹得快要炸了，口焦得直吐黃粘沫子。

敌人成扇形三面向我們扑来，一个勁地喊：

“捉活的！”

“活的沒有，死的用你們的命来換吧！”洪振山喊着，

在后面連連擦倒两个敌人，掩护我跑。他左肩膀上已經挂了花。

地下被子彈打的突突冒土，我发现敌人打枪总是朝地下放。心想敌人不会这样傻，一定是周圍轉圈都有他們的人，怕伤了他們自己人。洪振山已落在我后面，我正要告訴他：“放大胆子跑吧！”只見他的身子一个踉蹌，捂着左腿跪下去，再抬不起来了！我想跑回去救他，他喘着粗气說：“快跑！別管我！往高粱地里跑！”我怎能拋下他不管，我說：“我背着你跑！”他急得瞪起紅血眼睛斬釘截鐵地說：“任务！任务！你快跑！”我听了，象挖心似的难过。这一耽擱，敌人已偻着腰圍上来！洪振山一梭子子彈打得敌人爬下了，我呆了，象失了知覺似的，两条腿机械地跑着，鑽进了高粱地里。

洪振山擋住敌人，我迅速地跑过两节高粱地，后面激烈的枪声，突然停止了，我心里劇烈地震蕩了一下：洪振山……

又窜过几节高粱地，汗順着脊背直流，喘得快要吐血了。听得离敌人远了，我才上了大道。剛上大道，从树后扑出个家伙来拦腰把我抱住了。他和我一样，也是跑的“哧呼哧呼”地喘粗气，可是他还死命咬着我的肩膀，要我投降呢！沒有那么便宜的事，我見周圍高粱擋的严严实实，再沒敌人追来，也不吭声，先喘口气再說。我們两个“哧呼哧呼”的总停了有一分鐘。他使劲压我，强迫我投降。我趁勁一弓腰，脫出拿镰刀的半截胳膊，猛使劲往后一砍，他松手了，呀呀叫着想向我开枪，我把他的枪往外一撥，趁勁往头上又是一镰刀，他倒下去了。

又跑了一程路，不見有人追了。剛松了口气，忽听得一

陣急風暴雨的踏踏踏聲，我心里慌了，知道是騎兵趕了上來。再跑得快也賽不過馬啊！況且我早累得吃不住勁了，我慌忙又鑽進高粱地里。騎兵很快就走攏來，在高粱地里搜索起來，這一下我放心了。我怕的是他們阻擋我的去路，而他們却在高粱地里搜索，就不怕了。因為我當騎兵有經驗，馬撞動的高粱搖來擺去挺晃眼，他們一定看不清我，我一溜煙地跑起來。

二

一夜里，為了躲敵人的卡子，近路不能走，只得繞彎子。整整繞了一夜，也沒走了多少路。次日天明，我又向遼河走去。

路上遇着個小個兒老头，推着一車糧食，前面由一個小腳老太婆拉着。我相隨着跟他們說閑話，知道他們是過遼河去的，我便接住繩子說：“老大娘，你歇歇，我來拉。”老头喜得露出脫落牙齒的牙齦，擦着汗說：“我們遇到好人了。”他告訴我他們是來這面買糧食的，河那面糧食缺，高粱米六十萬元錢一斤。一路上我和老头東拉西扯，他告訴了我許多新民縣城的情形。

我們蒙古有一句俗話：“性情好的人，人們都來接近；水藻滿的湖里，魚兒都來聚集。”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長的話啊！看來老头倒挺喜歡我和他饒舌，越說越親熱。走了一程，我試着替老头推車，沒想到這玩藝東扭西歪不聽指揮。老头笑着接住車說：“你不是本地人吧？看你好象是西面來的。”我很吃驚，他怎么能看出我是內蒙的？我反問他從那里看出我象西面來的？他說：“蒙古人騎馬騎慣了，都不會推這種小車子。”我解釋說：“我是東北人因為從小放

羊，沒推过車。”过了辽河过敌人卡子的时候，我讓老太婆坐在車上，悄悄告訴老头說：“我的証明旧了，遇着当兵的問时，就說我是你們的儿子。”老头滿口答应。乍一看，誰都以为我們是一家子。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了敌人的几道卡子，才和他們分了路。

天黑的时候下开雨了，越下越大，幸亏我戴着大草帽，可以遮雨，只苦了两只脚。我的鞋帮上有两个窟窿，这是馬蹬磨破的，庄稼地里泥濘难走，泥水从窟窿灌进鞋里，两只膩滑的脚，时时要脱离湿粘粘的泥鞋，走起路来怪别扭。所好离新民县城不远了，敌人从城里不时地扔照明彈，好象是怕我辨不清方向，給我指引道路似的。

我摸近城牆，看到敌人的崗哨在上面走来走去。城牆是土筑的，低处只有八九尺高。我選擇了个避开崗哨視綫的地方，先把高粱米举上去，心里鎮靜了一下，努了一把勁爬上了城牆。城牆上长滿了荆棘杂草，我匍匐着，看見远处有个崗哨，在雨地里“噗察噗察”地踏脚，大概是那家伙冷得吃不住勁了。城里起伏的屋頂都显在我的眼前，有許多地方閃着灯光，我不及細看，想找个落脚的地方。

偏偏在这时候，天上紧連着打了两个閃亮，不用說，一定是敌人发现了我。我心中一急，猛将身一跃，“噗通”一声，糟糕！原来城牆下面是水和蘆草，蘆草被撞得唰唰直响，幸好水并不深，剛浸沒到我的胸际。

敌人开了枪，子彈在空中嘶嘶乱飞，接着便打起了照明彈；我急忙把惹人注目的草帽浸入水里，掏出假証明銜在口中，一动不动地藏在蘆草里。过一会，枪声停了，周圍又恢复了寂靜，我輕輕地爬出水，坐在石头上喘了喘气。

看样子敌人防守很严，多討厭！我渾身湿漉漉的，这模

样当然不能进城，有什么办法呢？返出城去重想办法吧！在城墙上寻着米袋，又悄悄溜到城外。

刚溜下城墙，敌人的巡逻队骑着马走过来。我乘着夜色，也不择路，拼命地在田野里跑起来。

三

我飞快地跑着，忽然发现前边有两间土房屋。我定一定神，走近窗户听了半天，屋里有磕烟锅的声音。我躊躇了一会儿，想道：进屋不进呢？进去，倘若人家问我半夜三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该怎么回答？不进去，就在外面挨冻吗？

我试探地敲着窗棂问：“里面有人吗？”

“谁呀？你要干什么？”屋里有个老太太答腔。我放心了，万一进去露了马脚，我一撒腿就可以跑掉。

“老大娘，”我好声好气地说：“天下雨，我迷了路啦！你开开门，让我进去暖和一下，我的衣服都淋湿啦！”

“你等一会。”

“这是什么地方啊？”

“东卡门，我们这里是菜园子。”

听得屋里窸窣声响，接着窗户上映出灯亮，门子“吱扭”一声开了。老太太让我进了屋。

小屋子充满了潮湿和人体的汗酸味，墙根下堆满了菜蔬，屋角竖着几把大小锄头。

老太太有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毛蓬蓬的。她蹙起眉，眯起两只慈善的眼睛细细打量我，用怜悯的口气说：“哟！快脱下你的衣服烤烤火吧！她慌忙将火通大，拿出干粮给我吃，又找出几件衣服让我替换，一面不停地向我问长问短。

我将事先想好的应付话回答她。我说我姐夫在国民党军

队里干事，原来在关内驻扎，最近听说调到新民县城，家里人让我来看望姐夫和姐姐，因为是第一次进城，天下雨，所以走迷了路。

老太太说：“没听说城里新调来队伍呀！大军队都在长山子驻扎着。”

我笑着说：“军队上的事情你怎么能知道？”

“这附近有个练兵场。”老太太解释说：“当兵的过路，常到我这里找水喝，慢慢惯了，来了什么话都说。”

我心里暗暗嘀咕：难道这步棋走错了？为什么敌人虚张声势说兵力集中在新民县城？老太太的话不一定可靠，明天还是到新民城里探听一下再作道理。

我随便问了些老太太家里的情形。她是给汉奸丁会长家看守坟地的，种着几亩菜园子，家有五口人，套间里睡的是老头子，炕上睡的小孩子是三儿子，大儿子在城里军队上当兵。她没有说二儿子在那里，我奇怪地问：“老大娘，你二儿子在那里呢？”

不知为什么，她象触到痛处似地哆嗦了一下，半天没有回答，她眼圈红了，垂下眼皮，痛苦地咬着下嘴唇，我很懊悔自己问得太莽撞。

老太太低下头，凑在袖子上擦了一下眼泪，叹了口气说：“我二儿子也是被抓了兵，上次在北面打仗，给八路军逮住了，还不知死活哩！”接着又叹了几口气。

“不要紧，老大娘，八路军不杀俘虏，讲究宽大政策。”

老太太猛抬起头，用满怀希望的眼逼住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真没有防备她要这样问我。刚才为了安慰她，情不自禁

地冲口說出那样的話，多尷尬！我被她問得舌头轉不過彎了。我傻笑了一会儿，便胡謔說：“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叔伯伯，一个是亲哥，也是当兵打仗給八路軍抓住了。叔伯伯在八路軍里当了兵，我亲哥回来了，亲哥說八路軍逮住俘虏不但不杀，愿意回家的还發給盘纏。”

老太太說：“我也听人这么說，可是心里老不踏实。”

“真是这样，我亲哥还能哄我嗎？你二儿許是在八路軍里当了兵，怕你們在家受害，不敢往家写信。”

她听了，好象比剛才心寬了些，半信半疑地說：“能象你說的这样就好了。”

夜深了，我剛鑽进老太太給我預备下的破被子里，舒展着腰腿，忽見老太太披起破棉袄往外走。她說：“你好好歇着啊！我去报告去！”

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慌忙坐起来，懊悔自己太麻痹大意了。忙問：“报告什么呀？”

“去报告甲长呀！这里規定的，有人住下都得向甲长报告。”

我阻擋說：“你別报告了，我就走呀！”

大概老太太看出我有些惊惶失措，詫異地問：“怎么说？”

我解釋說：“天已經快亮了，我住在这里，反正甲长又不知道，不等天亮我就要进城。报告了甲长，如果他来盘問，反倒扰乱得你們睡不好覺。我看……”

老太太答应不去报告了。不过我睡在炕上，一直沒敢閉眼睛，以防她万一悄悄去报告甲长，我好趁空逃跑。天快亮了，我喚醒老太太，要来我的烤干的袄褲，解开米袋給老太太倒出一些米來說：“老大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

你，我在外面早冻坏了。”老太太也說了一些客气話。

老太太的三儿子每天一早要进城卖菜去，我和老太太事先說好，因为我路不熟，今天讓她三儿子引我进城。她把三儿子推醒了。

四

老太太的三儿子是个黑瘦小个儿，最多不过十六岁。他挑着一担南瓜，一路上我和他东拉西扯，問了他些城里的情況，又問他城門上查的严不严，驗証明时細不細……

我老担心崗哨識破我的假証明。快走近城門时，想了个主意，我抓住老太太三儿子的扁担說：“小兄弟累了吧？我替你挑！”他說：“不累，不累！”我的肩膀已湊到他的扁担上，往起一趁，他的个子比我低，扁担便离开他的肩膀，他又替我背上米袋。

轉眼就到了門崗跟前，我只說挑上三儿子的菜，他便会上前去应付門崗，誰知他乘这个空隙去解小手了。我已經走到城門跟前，有什么办法呢！硬着头皮撞一下吧！我心里有点慌，极力装出鎮靜的样子，按着三儿子告訴我的办法，不慌不忙地掏出假証明晃了一下說：“驗証明不驗？”崗哨說：“給我留下两个瓜吧！”听他的口气是不准备查驗了，可是要瓜呀！这瓜是別人的，我怎好随便送人？咳！應付人偏遇應付事，一点办法也沒有！我慌忙选出两个大瓜遞給了崗哨。

进了城，等老太太的三儿子赶上来，我告訴他崗哨要瓜的事，他看了担子里的瓜，埋怨說：“你怎么撿了两个大瓜給他呀？”

城里冷落的很，三三两两吵嚷說：昨日在辽河和八路军

便衣接了火，今天各个卡子上加了崗哨！街上大鋪面都关着門，摆小摊子的倒不少。我依着三儿子告訴我的街道，徑直向大小营盘走去。

我扛着米袋，拿卖高粱米作幌子，磨蹭着在大营盘周圍轉了两圈。事先我曉得七十一軍和六十四軍挂的符号，如果发现有挂新符号的兵，就說明城里增加了兵力。我集中注意力，不放过从我眼前走过的每个兵的符号，結果，沒有看到带新符号的军队。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走到大营盘对面摆烟摊的老头那里，买了两盒紙烟，我問：“大营盘的军队不多啊！都上那里去了？”他答：“都在陣地上，长山子的民房都讓騰出来，全給军队占了。”我說：“我哥哥在军队里当兵，听說最近調到这里，家里讓我来查看他，你沒听說新增添了军队？”老头摇摇头說：“沒增添，我整天对着营盘摆摊子，增加军队瞞不住我的眼。”

这使我很苦恼，城里沒有增加敌人是可以肯定了，难道就这样返回部队去嗎？我到米市上将剩下的高粱米全都祟了。轉到小营盘附近，見有个匪兵懶洋洋地坐在大树下打盹，帽子上沾滿油污，衣服脏得发亮。我故意大声咳嗽了两声，在他的身边歇下来。他看了我一眼，我掏出紙烟遞过去一支說：“老总吸烟。”他忙抬起头，睜大眼看了看我，滿臉堆出笑容說：“不吸不吸，你快吸！”可是早伸手接住了。

他拚命嘶嘶地吸着烟，每吸一口，便啞一下嘴尽情享受

着。

我說：“老总！我向你打听个事。我哥哥在沈阳当兵，听說調到这里了，你知道在那里嗎？”

“你問的多怪！當兵的多哩，他在那師那團那營？”

“就是不知道啊！”

“你這樣一輩子也找不着。”他想了想說：“我告訴你個辦法，你先去軍部打聽。”

“軍部在那裡？”我呆頭呆腦地問。

“在新隆店。你先到軍部打聽你哥哥在那師，然後再去師部打聽，一層一層去問，就找着了。”

我看出這家伙還肯談，便顯出感激的樣子，高興地說：

“多虧遇到老总，要不，我還不知要跑多少冤枉腿呢。”我平時最不習慣奉承人，現在嘴也變得靈巧了。我看出這家伙是個愛占小便宜的勞酸，便拿出沒拆開的那盒紙煙送給他。

他喜歡的滿臉笑出皺紋問：“都是給我的？”他慌忙塞進衣袋裡，說得更起勁了。為了使我尋找時方便，把幾個師部、旅部駐扎的地名都告訴了我。並且告訴了我到軍部和師部走的路綫，我當然很滿意他這種作法。

我肚裡餓了，跑到一家飯鋪買了幾張大餅，一面吃着一面往城外走，不料臨出城時又遇了個小麻煩。

站在城門的崗哨，看了我的假證明問道：“六十三師多會給你發的新證明？”

我暗暗嘀咕：露出餡來了！口裡說：“反正證明是你們發的，咱老百姓那能曉得。我用它進了幾趟城了。”

那家伙見我的口氣挺硬氣，將假證明反反正正看了几遍，疑難了一會兒，扭頭往旁邊的房間裡去了。真讓人焦急，敢是假證明有什麼破綻？我蹑手蹑腳隨屁股跟到那房間門口偷聽他們說什麼，聽得那家伙在房間裡問：“六十三師發新證明了沒有？”有個人答：“在高台子以南發啦！你問他是什麼村子的？”我听了，三步并作两步趕忙又回到原來

的地方。

那家伙出了房間問：“你是什么村子的？”

“南曲曲河沿。”

“这地方在那儿？”

“在高台子南面。”

他把假証明交还我，我心里笑着罵他瞎了眼睛。

在新民县城的偵察任务完成了，可是和我軍原来得到的情报有出入，实际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长山子。我该怎么办？回部队交任务嗎？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要靠自己掌握时机，选择道路。我清楚，长山子不及新民县城里好掩飾，到那里困难更多，危险性更大。連队的同志們都知道我有个怪癖：那里有困难偏要往那里鑽，現在当然更不能退縮。本来革命就是又危险又困难的，有什么犹豫的呢！繼續前进！

从新民县到长山子有六十里路，我到火車站上，照了一張快象，貼在假証明上，凭着假証明买到火車票。又将卖了米的錢，买了些盐、鏟刀、牙粉、鏡子、紙烟一类的东西。

在火車上，我暗暗把所了解的材料回忆了一遍，記在心中。

五

一下火車，我以軍人本能的嗅覺，察覺到这里战争气氛很濃，我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慎，細心观察周圍的每个活动与变化。

人們都处在緊張与恐慌的状态中。街上除了全付武装的匪兵外，很少能看見老百姓，正象新民县卖紙烟老头所說的，敌人把老百姓都攆跑了，許多房屋被拆得七零八散，木料都被敌人修工事用了。天剛过晌午，許多小攤販已經收拾

攤子準備回去了。

無疑問，敵人一定戒備很嚴，化裝成普通老百姓的我，想要進敵人的陣地是很困難的。可是不進敵人陣地，別說完成任務，就連芝麻粒大那麼點材料也得不到，就等於前功盡棄。我決心要以更大的毅力去冒險，鼓起勇氣，向敵人防守的地區走去。

在第一道卡子上，我拿出證明讓匪軍看了，他奪去我的布袋，翻騰了個亂七八糟，然後將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我心里說：別裝模作樣了，早猜透你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無非又要問我什麼村，到那裡去？幹什麼？這一套應付話，我早背得爛熟了。

他從我的布袋里取出紙煙和牙粉，我以為他想發洋財，不料他猛古丁的問：“你這窮小子，穿得破破爛爛，那裡來的紙煙和牙粉？啊？快說，你是幹什麼的？”

啊？那那是……是”我的舌頭忽然不听指揮了。不防他問的問題又奇怪、又突然，我心里一急，一時口吃的對答不上來了。可是口吃反倒幫我騰出時間編造話回答他。當時我心里很清楚，他見我對答不上來，一定起了疑心，以為抓住了我的把柄。我急中生智，用了個順水推舟的辦法，干脆裝成了個結巴子。

“不不不……是是……我用啊！”我口吃地告訴他，我家打發妹妹出門，在鎮上舉了糧食給妹妹辦喜事，所以買了許多東西。

匪軍听了，並不疑惑，我口吃的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使他听得有些不耐煩了。他譏笑地瞅着我，一擺手讓我快走。

過後我一想起這段奇異巧合的對話，覺得可笑。

我繼續往前走，遠遠看見有一排鹿砦擋的嚴嚴的，從入

口处我见了里面有许多用帆布盖着的重炮、坦克和战车……里面横倒斜歪着已经枯死的高粱和瓜藤，这些禽兽，把老百姓未成熟的庄稼给毁坏了。

我要能进去看一看多好，可是这样的地方怎么能让我随便进去？瞥见里面有一口井，我高兴极了。走到入口的岗哨面前，装成干渴的样子说：“老总行行好吧，一路也找不到口水喝，喉嚨干得快冒烟了。老总方便方便，让我进去喝点凉水吧！”

“什么？你想得多妙，这是什么地方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赶快给我滚开！”

我不走，苦苦缠着求告他，他瞪起眼喝道：

“再不走我把你抓起来！”

求告没有用，我正打算走开，忽见一个敌人的上士走出来，我忙抢上去，脱了草帽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说：“老总，你行行好吧！我跑了几百里来找我哥哥，长官说他已经阵亡啦！唉！我两天不喝水了，老总方便方便，让我进去喝点凉水吧！”

他难为了一霎儿，大概看着我可怜，向岗哨说：“让他进去吧！”又对我说：“快点出来啊！”

我故意显出疲劳不堪的样子，拖着两只脚，慢腾腾地向井台走去，这样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观察敌人的重武器。

当时，我能进到里面又兴奋、又紧张，很难描画出那时的复杂心情，就象在运动场上作万米决赛，遇到了劲敌一样，很担心自己不能获胜，可是终于抢先冲近终点了，劲敌只差自己一步，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又掺杂着担心与侥幸的情绪。我并不是胆怯的人，不知怎的，现在比在战斗时还紧张，简直沉不住气了，头上脸上热辣辣的直冒汗，眼皮